

文/ 潘康嫻

筆者自學生時代因研究工作所需，時常前往鹿林天文臺進行天文觀測，從學校出發至嘉義轉乘阿里山公車，順著臺18線經過市區，路過以前鄒族追逐梅花鹿的觸口，沿著蜿蜒地山路來到石棹。以往石棹對筆者而言是個休息站，自從認識了鄒族，這裡變成筆者探尋新世界的起點。

遠古時代 鄒族的月光比陽光還熱



鄒·天文 潘康嫻

轉個彎的新世界，鄒族在這土地上依舊茁壯。鄒族男子盛裝出席達邦社戰祭。提供/潘康嫻

走169縣道到鄒族的核心吧

總說鄒族住在阿里山，但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卻鮮少見到鄒族的面孔，原來經過明清時代原漢在土地上的競爭、受到外來瘟疫的肆虐、布農族南北夾擊侵略獵場、日治時代與近代在林業上的伐木，種種歷史緣由，現在的鄒族族群主要的居住地已縮小許多¹。以現代行政區來說，現在鄒族分布²在阿

里山鄉的有北四村：達邦（包含達邦部落和特富野部落）、里佳、樂野和來吉；與南三村的山美、新美和茶山；還有南投縣信義鄉的久美與和社。若以文化族群來說鄒族主要分為兩大社：達邦社和特富野社，各有一棟以傳統工藝手工搭建並架高的傳統建築Kuba（意為男子集會所，自古以來僅有鄒族男性可進）矗立於村裡顯眼之處。筆者自2014年起，以169縣道沿線的鄒族部落進行踏查。



圖1. 鄒族近代的分布地圖，包含北鄒、南鄒但不計邵族。可見鄒族居住分布在南投、嘉義和高雄等地區。資料來源/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



圖2. 169縣道鄒族達邦村的入口。提供/Mo'o Uyongana



圖3. 鄒族達邦社的Kuba。戰祭開始之前，屋頂上的青年等待新摘的神花送達。提供/潘康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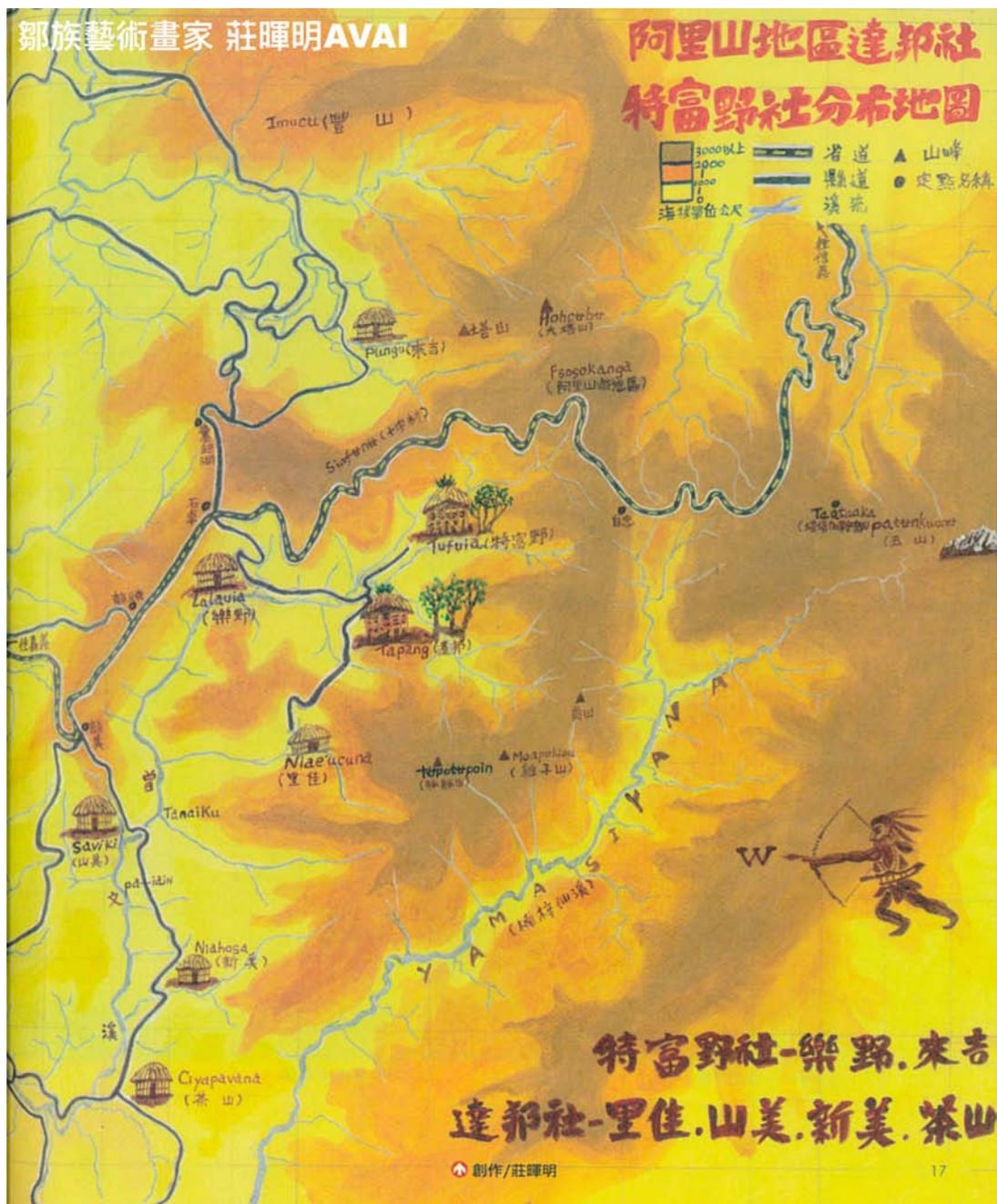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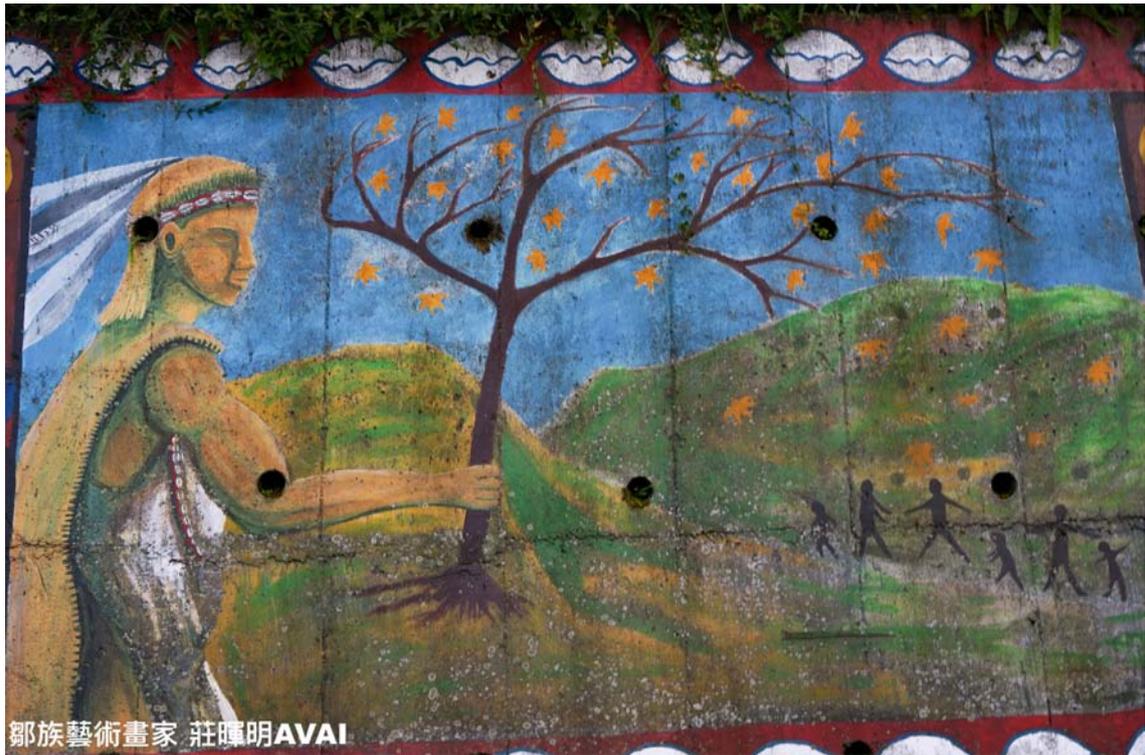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. 阿里山地區鄒族各村與道路地圖。提供/莊瑜嫻



鄒族藝術畫家 莊暉明AVAI

圖5. 鄒族的誕生。³ 提供/潘康嫻

鄒族在達邦很久了嗎？

「我們一直都在這裡」，楓樹林Lalauya（樂野）的一則傳說，自從哈莫Hamo（特富野說是妮芙努Nivunu）天神在玉山搖了搖楓樹，從樹梢搖下來的楓果和楓葉落地成了鄒族人；亦有一說鄒族的始祖是天神播種，從土地發芽長出來的。初來乍到的鄒族人面對新世界，跟著天神學習如何在這片森林裡生存，如採集、狩獵、耕種等等。看大家的生活漸漸地步上軌道，人口也多了，哈莫天神示意：「隨著我的腳印來吧」，天神第一腳就到了海拔約1,000公尺的特富野、下一步踩向達邦、往石棹、再到公田、觸口、嘉南平原等地，原來的高山和溪谷都被天神的腳踏平，讓鄒族在楠梓仙溪、曾文溪、清水溪和陳有蘭溪等流域，在天神留下腳印的土地建立家園。



鄒族藝術畫家 莊暉明AVAI

圖6. 哈莫天神與祂的腳印，為鄒族踩平了崎嶇的地表。提供/莊瑜姍



↑圖7. 石棹石頭公，留有鄒族哈莫天神腳印的遺址之一。提供/潘康嫻

從神話故事 細細品味鄒族的天文觀

這個世界 在鄒族的眼裡是什麼樣子呢？

夜裡的達邦，哥哥們拿了些乾柴熟練地升起火，有溫暖就有人來，老老少少圍成一圈喝著茶，一起閒聊家常，也聽老人家說著：「好久好久以前...」

很久以前，天空離地面很近，天上有2個太陽，輪流出現，其中一個太陽較溫和，是女生，這時外出工作若想遮陽，大家會背著木板出門。而另一個太陽是男生，他的陽光十分炎熱，每當這驕陽似火的太陽升起時，大家只好待在家裡，躲避酷熱難熬的時段。這樣沒日沒夜，沒有黑夜，只有漫長的白晝，使得人們生活感到不便。不知道何時是早上，煮了飯卻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吃飯，什麼時間可以休息，大家的生活作息都大亂了。看看外頭，刺眼的光芒及異常的高溫，萬物快要被給烤乾，大家只能靠著先前貯存的食品過活。

「那怎麼活下去呀？」 小孩子問。

有一天，巫師說：「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大地會乾涸，生命難以延續，族人也難有後代，有天會滅絕的，不如殺死那毒辣的太陽吧。」這位巫師也是一名射箭好手的勇士，他帶著糧食和弓箭出發，尋找那顆快把大家烤焦的太陽。為了避免自己還沒完成任務就被曬死，他只能在另一個和煦陽光之時盡快趕路，走了好遠好遠的路，翻山越嶺，向最高

的山前進，直到找到適合狙擊的位置。

鄒族勇士就定位，以岩石作為掩護，耐心地等待熱烘烘的目標太陽現身，就在太陽距離最近的一瞬間，他迅速地拉滿弓，手指一鬆，「咻」一聲地畫過天際，銳利的箭快、狠、準地射穿太陽的肚子，「啊...」中箭的太陽驚慌失措地趕緊逃跑，傷口流出的鮮血讓大地染上了顏色。現在還看得到當時太陽負傷所留下的痕跡，山上的那些紅色石頭，就是被太陽的鮮血染紅的。



圖8 鄒族的射月傳說。提供/莊瑜姍



圖9. 鄒族勇士翻山越嶺。³提供/潘康嫻

勇士狙擊的太陽其實是？

受傷的太陽失去了活力，腹部的傷口也不好照顧，仔細瞧瞧那身上的黑影，就是中箭後留下來的疤痕，他就是現在所稱呼的月亮。月亮受傷了，光芒不再炙熱，大地迎來了黑夜，人們終於有了夜晚可以休息。

然而，事情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簡單，另一個溫柔的太陽被月亮受傷時的慘叫聲嚇得躲起來，這下子世界從耀眼的光明變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。為了照明，為了取暖，砍伐了山中的樹木，用燃燒的火光照亮漆黑的大地。等到樹木砍伐完了，只好拆毀房屋，劈開門樑當作木柴燒。大家都愁眉苦臉，沒想到日子又難過了呀。

解決了一個難題，卻出現新的困境，真是始料未及。大家擔憂著：「太陽妳在哪裡？」

有一天，和煦陽光的太陽稍稍地從東邊冒出一點點，好像在試探，現在到底安不安全呀：「會不會有鄒族的勇士也要攻擊我？嗚嗚，好害怕唷。」她只敢稍做停留，很快地躲回東邊；隔天的上升有多一點點，可總還是往東邊山下躲去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太陽每天爬升又更多一點，總算有一天太陽升到天空最高最中央的位置，前方看看，後方也看看，左邊瞧瞧，右邊也瞧瞧，「太好了，安全了呢」。這一天，太陽不再感到威脅，決定繼續往西邊前進，金燦燦的陽光終於回來了。傍晚，大夥看著落日餘暉的晚霞真是美不勝收。

當天晚上，鐮刀形狀的月亮在西邊的天空照耀著。從此以後，太陽從東方升起，西邊落下，宇宙的新秩序，大家跟著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待太陽西沉，月亮接著出現，只是月亮不像從前一樣地天天露出圓圓的臉，現在要等一個月才能看見他完整的面貌。

「你們看，月亮身上還留有當時的傷疤呢。」老人家邊說著，大家一同往月亮看去，看著

月光照亮一層又一層綿延的阿里山脈和曾文溪上游的溪谷，在這裡賞月配山景，視野真是好極了。

那時候的地球一定很熱！

Avai說：「這故事說的是鄒族當時面臨氣候變遷吧。」族人的這番詮釋也很有新時代的看法。這神話在達邦總說是射月，強調原本月亮的光熱更勝於太陽、方位的描述細節甚多、日月的性別意象與多數民族相反、也未見象徵力量的崇拜，照時間軸說故事是射日，用結果論來看是射月，描繪地十分獨具特色。同個故事在鄒族各部落有些許差異，而共同點都顯示鄒族十分積極地面對困境。若是借他人之力，另有哈莫天神出手相助，把天空推高，改變了日月的光照，也影響了日月的運行，成了今日所知的樣貌。

環境異常高溫的原因，《鄒族部落文化神話故事》一書提到那時的天空很低很低，低到與高山相連，萬獸齊聚討論解決辦法，這棘手的問題連力大無窮的山豬都束手無策，倒是輕盈的小鳥自告奮勇接下這重要的使命，只見小鳥揮動翅膀飛起來（一說是小鳥清了清嗓，用清澈婉轉的歌聲），把天空一尺尺地頂高，有了小鳥的協助，大地的溫度變得舒適多了。小鳥舉天的故事，以動物們為主角，可見鄒族認為生活在土地上的大家是有難同當一起面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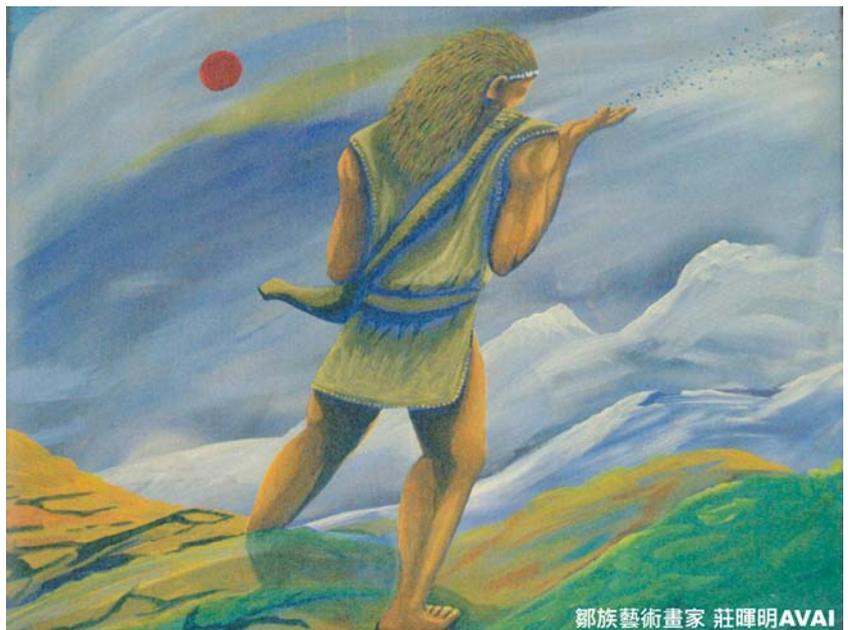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0. 鄒族哈莫天神有著神奇的力量，不只邁開大步踩平大地，亦能伸出手推高天空讓環境更友善。提供/莊瑜嫻

看陽光知報時不稀奇 搭配天籟鳥鐘更神奇

鄒語的一整天稱為 Cono-hie，意指「一個太陽的時間」，太陽 hie 與白天同字，從故事的線索和族語透露出鄒族判斷時間的依據，以太陽運行位置的變化，日出 esmomho 'o hie（意為太陽出現）、上午 oco'o 'o hie（意為太陽上升）、下午 toyovcu 'o hie（意為太陽下降）、和日落 meove 'o hie（意為太陽回家），也有更細節的破曉 moseo'ohngx、早晨 taseona、中午 ohzona、傍晚 yofna、黃昏 e'opsi、夜晚 fexngna 和半夜 taicofexngna 等等，在鄒語中皆有清楚說明時刻的詞彙。另外，由於臺灣山區天氣變化劇烈，除了觀測太陽，鄒族亦有其他方法可獲得時間資訊：傾聽森林的（布穀）鳥鐘，大彎嘴畫眉、白耳畫眉和鴉鵲等鳥種，牠們常在黎明、上午、下午和入夜的時刻鳴叫。像是下午的鳥聲，彷彿提醒族人可以準備收工回家吃晚餐囉。藉由太陽的位置和鳥鳴的特性，鄒族察覺大自然蘊藏豐沛資源的觀察力，著實令人敬佩。

神話故事記錄了鄒族對大自然別有一番詮釋，雙方的互動與連結之深更是令人崇敬，加上新時代對環境的觀念與見解，讓鄒族文化又多了新的高度。說著說著，森林裡傳來動物的聲音，提醒我們時間已悄悄地來到深夜，鄒式的烤火圍爐讓人無懼夜晚的低溫，火光微亮了大家臉上的笑容，文化就這麼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吧。

本系列文章特別感謝莊暉明 Avai、莊瑜嫻 Naa'u、莊蒼菁 Avai、汪翰翔 Voyu 提供素材、繪畫授權和協助校稿，也感謝 Yoifoana、Noacaciana、Fofouana、Yasiyungu、Vayaeana 家族與各家每個認識筆者的人，不厭其煩一次次地講故事，讓筆者記錄在這土地上遇見鄒族的每個美好。

（下集預告）

老人家說：「鄒族的生活不只關注太陽，重要的事我們是看月亮決定。」

月亮在鄒族的生活有什麼涵義呢？從原住民文化看星空系列鄒族篇的首發以射月傳說做開場，將陸續介紹日、月、星辰賦予鄒族文化的深度意義。

附註：

1 鄒族的傳統領域：北至南投、南至高雄、西至臺南



圖11. 鄒族的報時鳥：臺灣特有亞種的大彎嘴畫眉。提供/潘憲源、陳盈合

等地，遷移歷史與路線，現保存於各家族的口傳歷史，相關書籍亦有部分紀錄。

- 2 指2014年之後。居住在日月潭的原住民，初期被日本人類學家認為同是鄒族，直至2001年9月透過正名運動現分為邵族。生活在高雄那瑪夏和桃源的南鄒，於2014年獲得政府正名為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魯哇族。
- 3 由鄒族藝術畫家莊暉明（1963- 2021）繪製於169縣道37K處的巨型壁畫之其一。
- 4 同則故事在各部落間略有差異，也因踏查活動持續進行，故事的搜集與考察仍保有彈性與擴充，以保存文化的多樣性。

參考資料：筆者尋訪鄒族各家族口傳故事之紀錄、《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》、《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》、《鄒族部落文化神話故事》、《神話樹與其他》。

潘康嫻：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

YouTube相關影片：



鄒族神話 The Myth of Tsou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_9-7TKIns&list=PLfr5zCilDSqB2KjKS W0aE2Xcp3VHxfphl&index=4